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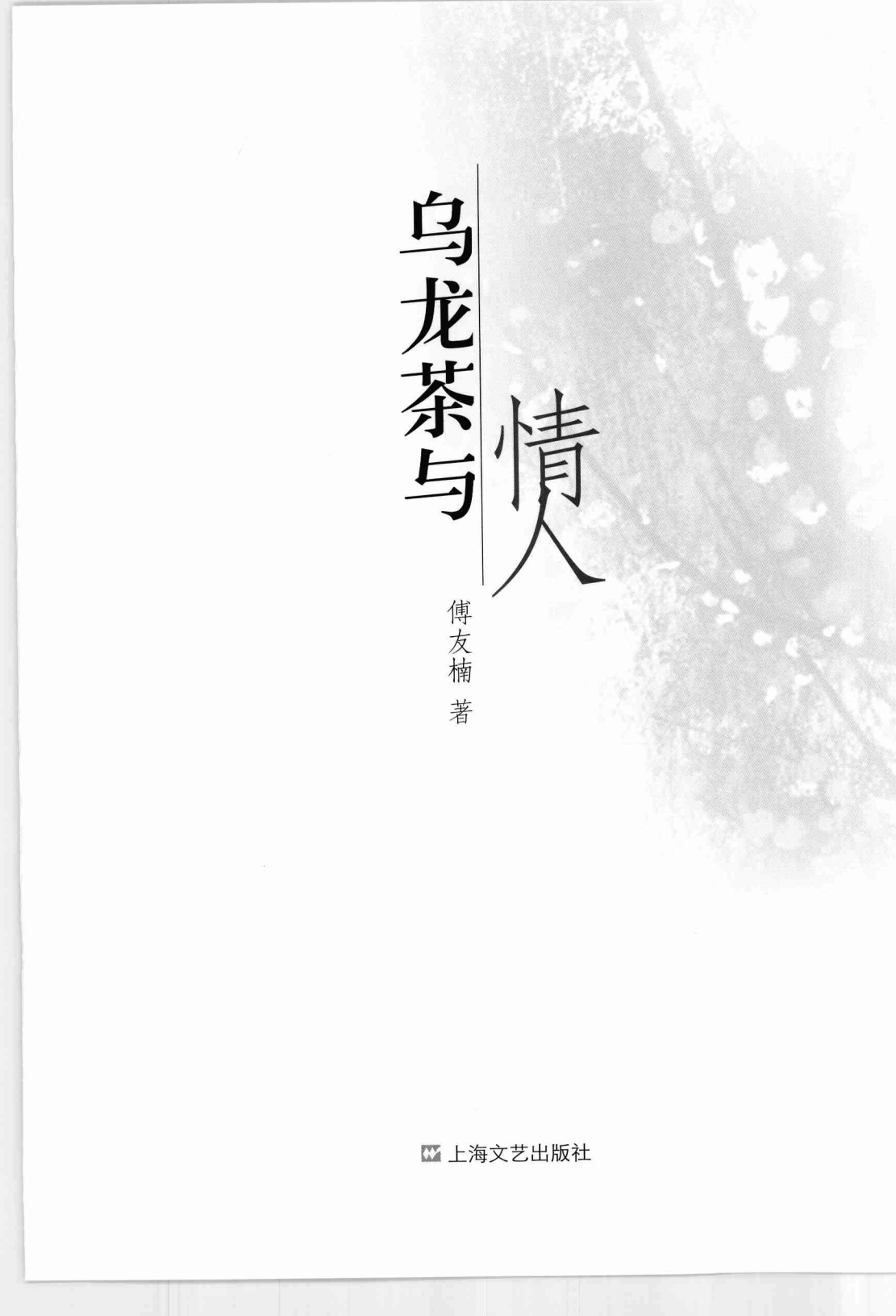
# 乌龙茶与

# 情人

傅友楠 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# 乌龙茶与情人

傅友楠 著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乌龙茶与情人/傅友楠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09.12

ISBN 978-7-5321-3662-9

I. ①乌… II. ①傅… III. ①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14192 号

责任编辑: 吕 晨

美术编辑: 周志武

乌龙茶与情人

傅友楠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 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 www.sb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5.25 插页 2 字数 125,000

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3662-9/I · 2801 定价: 25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2431136

## 目 录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001 | 清露 .....           | 1  |
| 002 | 寻梦园 .....          | 4  |
| 003 | 人物存档：陈老师与苏主任 ..... | 5  |
| 004 | 人物存档：伍老师 .....     | 8  |
| 005 | 马来少女 .....         | 12 |
| 006 | 欧措·利奥斯的木雕鸟 .....   | 14 |
| 007 | 孟嘉陵 .....          | 16 |
| 008 | 黑暗中的圆面包 .....      | 18 |
| 009 | 祖父 .....           | 21 |
| 010 | 河里青蛙，从哪里来？ .....   | 23 |
| 011 | 聚 .....            | 25 |
| 012 | 心梦 .....           | 28 |
| 013 | 活女人 .....          | 31 |
| 014 | 家乡的水 .....         | 34 |
| 015 | “我的大学”之香江民工 .....  | 37 |
| 016 | “我的大学”之画者生涯 .....  | 40 |
| 017 | “我的大学”之书店杂工 .....  | 54 |
| 018 | 至美的花 .....         | 56 |
| 019 | 木棉 .....           | 59 |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020 | 南茜 .....               | 61  |
| 021 | 波波 .....               | 63  |
| 022 | 沃高的一家 .....            | 66  |
| 023 | 阿汤 Tom .....           | 68  |
| 024 | 小雪 .....               | 71  |
| 025 | 安妮塔 .....              | 73  |
| 026 | 冰鸟 .....               | 77  |
| 027 | 辛娜琳达 .....             | 81  |
| 028 | 查理的老房 .....            | 87  |
| 029 | 伟人马克思 .....            | 91  |
| 030 | 林中的公路 .....            | 94  |
| 031 | 美丽源于幻想 .....           | 97  |
| 032 | 自助餐上的珍珠 .....          | 99  |
| 033 | 乌龙茶与情人 .....           | 102 |
| 034 | 在小泉家作客 .....           | 107 |
| 035 | 离去 .....               | 110 |
| 036 | 京都的红叶 .....            | 113 |
| 037 | 白山的火凤凰 .....           | 115 |
| 038 | 与死神接吻 .....            | 120 |
| 039 | Against all odds ..... | 125 |
| 040 | 中秋前夕纪事 .....           | 128 |
| 041 | 仲夏夜之蝶舞 .....           | 131 |
| 042 | 食为先 .....              | 134 |
| 043 | 米粉的故事 .....            | 136 |
| 044 | 阿婶 .....               | 138 |

|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045        | 夕阳红 .....     | 140 |
| 046        | 小傅同志 .....    | 144 |
| 047        | 擦背 .....      | 149 |
| 048        | 青草地旁 .....    | 151 |
| 049        | 铜皮铁骨 .....    | 155 |
| 050        | 鸟倦知还 .....    | 157 |
| 051        | 情有独钟鸡屁股 ..... | 159 |
| 052        | 结束语 .....     | 163 |
| 我的画作 ..... |               | 165 |

## 清露

民国初年，上海有个粤籍侨商。此人经商之余，更在当时租界海关谋得一个肥缺，又兼当律师，敛得不少不义之财。

侨商元配不育，于是把一俏丫鬟收房，数年间连养一子三女。未几，这位丫鬟二太太病重身亡。临终时含泪握着大太太的手，指指四个依然少不更事的儿女，呜咽不成声。虔诚信佛的大太太一向与这二奶情如姊妹，对贤妹托孤，当然好言安慰，应允必视为己出。

尽管，家族对这丫鬟的遗孤瞧不上眼，侨商对这几个丧母的小儿，倒也能备加呵护，适心栽培。其中，特别疼爱聪颖异常的三女儿。这小女子自少便熟习诗文，写得一手清劲的魏碑，以致登门求字者络绎不绝；据云，一颇有名气的图书馆至今仍藏有她的手书长联。

这三姑娘日后结婚生子，漂泊海内外，此乃后话。

.....

那年，舅舅带我到香港维岛的基督教坟场，来到一精致的石碑前，说：“这就是你的姥姥。”

我看着碑中那片久经岁月、退色模糊的瓷像，端详着瓷像中那

个全然陌生的女人。妈妈对她所知不多，我对她更是一无所知。唯一知道的，她本是个丫鬟，我身上流着妈妈的血，而妈妈又流着这丫鬟的血。

我默默看着照片中的那对乌邃的眼睛，照片中的眼睛也无言地看着我。

“姥姥，你知道你有这么个孙儿吗？”

照片中的眼睛似乎露出了察觉不到的仁慈。

“姥姥，我替妈妈来看你；妈妈很好，你甭担心。”

清晨的初露顺着石碑流下，露珠挂在照片上，挂在姥姥的眼眶边。泪水也不知不觉浮在我的眼中。

“姥姥，我知道，这些年来，您是这么孤零零地躺在这里……但请安息吧，我们都很好。您的孙儿现在不是来看你了吗？”

露水，这时从照片上簌然滑下。照片，变得清晰。那是一张善良而清秀的脸。

2001年5月于香港



姥姥的墓碑

# 002

## 寻梦园

在狭窄的石板路上徜徉  
搜寻那栋不知门号的古旧楼房  
似乎今天仍是昨天  
耳边依稀响着乳名的呼唤  
还记得，如何蹒跚走近栏栅  
撒了一大把碎纸片

一大把纸片  
阳光下，缓缓飘散  
闪烁着，如梦幻  
回首望，人生如梦幻

## 人物存档：陈老师与苏主任

——漫漫岁月，多少人在面前走过，而在我的记忆存档里却如此苍白；但有些人……

陈老师，是我们小学五六年级的班主任。

中学毕业后，正值抗美援朝，陈老师应征入伍，因是高中生，被任命为高射炮排长。复员后，本打算继续学业，上大学，他却又响应国家号召，奔赴教育战线，在广州北区这所规模最大的小学当高班教师。

陈老师的古文功底好，当年小学语文科，教材里没有古文和唐诗，但陈老师却偶或讲篇古代寓言，解读几首唐诗，为我们这班少不更事的顽童，悄悄开启了那道中华民族古旧辉煌的文化大门。

其实，陈老师的数学计算更是他的专长。否则，彭大元帅的司令部，就不会委任他当高射炮排长。

“陈老师，您一定打下好多美国飞机吧？”一双双闪着敬慕热切眼神的眼睛期待着回答。

“不多。两三天打下一架吧……”

一位小女生禁不住发出微微的叹息，男生们却依然张着嘴：

不是失望只打下一架两架敌机；而是这四十多颗年轻稚嫩的心，跟着他们尊敬的老师，魂游当年那战云密布、烽火连天的三千里江山，与老师同温那激动人心的岁月。

苏主任却不是我们学校的主任，只是同一学区的，邻街另一所小学的。

当年的苏主任在我那遥远的印象里，好像只剩下一双深邃的眼睛，一对乌油油的齐腰长的辫子。

既然是邻校的，她管不着我们。但和我们的班主任陈老师，却有“干系”，他们在“拍拖”。发现这特大秘密，还是班中几个女生的功劳。

但是，对于这重大发现，我们真有点失落，困惑，妒忌；作为志愿军英雄的老师在我们心中的形象，的确有点受损。那年头，我们不像现在的小学生那么前卫，我们似乎都比较晚熟，我们都是男女授受不亲的乖孩子。

陈老师感觉到了。他找了个机会，严肃而又坦诚，像对成人那样，对我们说话：

“同学们，这是正常的事，当你们有一天，长大成人，你们也会相爱，找对象。不是现在，而是当你们成长之后，就像你们的父母亲，读过书，参加工作，然后寻找合适的对象，组织家庭，为祖国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。”老师说完，沉默着，看着这四十多双眼睛，期待着理解，谅解，接纳。

事实上，他不用等多久，我们很快便都绽露出笑容，孩子们那特有的，诡秘的，调皮的微笑。扪心自问，我们的陈老师无疑是英雄，苏主任也算得上是个美人胚子，呵呵，还配得上……班里最调皮的那位这时突然举手大喊：“老师，那什么时候请吃糖啊？”这下

子，大家哄然开怀大笑，老师俊朗的脸上露出了红晕。

但我们终究没能吃上陈老师和苏主任的糖。我们毕业离开学校时，陈老师和苏主任还没能“组织家庭”。据说，上头不批准。为什么不批准？据说，是因为陈老师是学区的团支部书记，而苏主任，不是团员，出身地主家庭。

1968年，下乡前，我和两位小学同学去探望久违了的陈老师。

陈老师住在学校，却不是教职员工宿舍。他多年住在一个教室后面的窄窄的小储藏室。依然风度翩翩的才子的他，只不过额前多了几道智慧纹。热情地招呼我们在教室走廊的椅子上坐下，正寒暄着，突然，储藏室的小门闪出一个人来。这不是苏主任？

苏主任那对黑油油的齐腰长的辫子没有了，但那双深邃的眼睛却一点没变。她笑容可掬地端着茶盘子走过来。

“这是内人……”陈老师轻轻举起手；怔一怔，我们也急急接上去：“师母好！”

不畏阻难，陈老师到底不失志愿军英雄的本色。

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这还不是我们六一班全体同学要听的美丽故事？

2004年3月

## 人物存档：伍老师

伍老师，广东台山人，“文革”前广州越秀区祝寿巷小学的美术老师。

记得伍老师头一天教我们，出口是浓重的台山乡音：“同学们好……”课堂里顿时爆发出哄堂大笑。

“乡巴佬教我们来了！”

“真老土，哈哈哈！”

老师愣一愣，却没有发怒，开始耐心讲课，但这时学生们不是窃窃私语，而是兴奋得手舞足蹈，闹翻天。

老师语音土，长相也土。发际修得老高，露出青青的头皮，真“搏”，广州话，真乡巴。很快地同学们又发现伍老师另一特点，就是他那外翘不齐的牙齿让他讲话时“漏风”，以至于有时唾沫“喷射”。

“喷水池！”想象力极其丰富的学生哥马上给伍老师一个外号。学校里哪个老师没外号才怪：邓老柴，老妖怪，谭大头……都是一针见血地阐明特征啊，即使从未见过这老师的外人，也可以单凭这外号从一堆人里准确无误地辨认出这老师来。

笨钝木讷的伍老师当然不是顽童们的对手，经常在嘈杂喧闹的课堂里声嘶力竭、筋疲力尽才上完一堂课。依我看，他也没什么美术天

分，画技马马虎虎。

但伍老师却对这班顽童之一的我特别欣赏，因为，在那一班同学中，我画得最好。少年气傲的我却丝毫不为他当着全班同学对我的夸奖而感动，相反，认定让一个乡巴佬看上眼不是光彩的事。为了证明我没让乡巴佬收买，当其他同学闹时，我也跟着闹，而且闹得特凶。然而这似乎没有改变伍老师对我的特别赞赏和关爱，当学区有什么画展比赛，总没忘记让我参加。

班中有两三个女同学却同情伍老师，也许，因为伍老师一再忍辱负重，耐心地辅导成绩差的学生，而且，在老师大会中伍老师更因经常帮助家庭困苦的学生而受到表扬。

有一天，学校午间团体广播体操完毕，同学们蜂拥跑去上厕所——有时并非真的“内急”，而是“到厕所”也是个学生自发的“活动项目”。我也不“执输”，混在乱哄哄的学生当中。

这天伍老师也在厕所里边，他大概刚用了厕所，在洗手。突然，几个学生在洗手盘前打起水仗，水泼到伍老师身上，裤子给弄湿了一大块。伍老师摇摇头，走出厕所。

“哗，大家看，快来看！”一个同学边跳边嚷，“尿裤子了，喷水池——化粪池，尿裤子了啊，啊，化粪池，化粪池！”

周围的学生围了上来，起哄着。伍老师脸上一阵红一阵白，狼狈，尴尬，嘴巴动了动，却说不出什么。我也挤在人群当中。伍老师弯着背，匆忙离开时，瞥见我，他那心爱的绘画最好的学生，虽然没附和着叫他这极其难听的新外号，但却也在笑——我察觉到伍老师的眼神，闪出一点迷惘，一点失望，一点难过。

多年过去了。

伍老师应该退休了吧？



钢笔画 放牛

数年前回国，当年同校的同学、一位画友谈起少年往事。

“记得伍老师吗？”

“当然记得。”我露出笑意。

“几年前我在街上遇见他，老多了。”

我侧耳倾听。

“他认出我，真不简单，上千人的学校，教了十几年。”

同学继续说：“你知道，他特别问了——”

“问什么？”

“问到你，问我是否知道你的情况，画画得怎样了……在他心目中，你还是他最宠爱的学生呢！”

我的脸仍然挂着笑。心中没笑，却默默念道：

“伍老师，你好。我真不配您的关爱。”

2003年6月